



正說新語中之上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

明四明管大勳安成張程訂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
乃至无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並已見客問无方尊
君在不荅曰待君父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
與人期行相委而去无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
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

之无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其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

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宋曰可以交未荅曰松

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踈位不配德文帝兄

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

林南陽安衆人父實有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確然

不羣微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

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

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

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栢之志猶存帝不說以

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承弟禮就家拜漢中太

守武帝平冀州從至荆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

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

右文帝徵為直諫大夫明

帝欲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群有憾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

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

形於色華嶠譜叙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

又不憚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

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羣起

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會事漢朝心雖說喜義干其

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說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魏志曰淮

字伯濟

周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

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

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

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

后致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

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

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

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

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

余崇

當弁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初人歷司空太尉征

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

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

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

殺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

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

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

奔馳如狗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

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

軍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

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

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軍主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琊

隴畝好為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

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請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

致也先主遂指肅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眾北征卒於渭南

魏明帝深懼晉軍主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魏志曰

右頓川陽翟人累遷衛尉軍主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

軍主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問諜覘之還曰

必辛佐治也

晉書曰：諸葛亮寇于郡，涓水南原，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為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中幘，中幘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為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伏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尤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

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今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末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木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頴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求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毓可謂謬矣。

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不異舉，弘濟臨斬，顏色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

日本字休夫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

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

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本弟騫曰騫字

休淵司徒第二子無騫諤風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

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

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止傳曰玄以鄉黨貴

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

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親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

也初封劍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

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

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

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

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

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

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

后出與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

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

充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

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

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

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次因際會遣使

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

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劍

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

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

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

暴雨雷電晦冥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

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

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于寶晉紀曰高貴鄉

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告以

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

弟内外咸共逼之，墜涕而入。文主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主曰：爲吾更思其次。奉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主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問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荅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南西平人，父適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爲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于寶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

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顛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灰滅勗也。按荀顛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爲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靚入洛。

以父誣為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觀之姊也帝後因觀在姊間往就見焉觀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穉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觀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

武子雋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

不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捨額陳乞留之世

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

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况餘

者乎濟自此被責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

耻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瓚注曰言一尺布

相容也它人能令踈親臣不能使親踈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元凱京兆杜陵人

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

荊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

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

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勲封當陽侯預無

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預少賤好

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預少賤好

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

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須臾和長輿

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

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

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

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

語林曰中朝方鎮還

不與不凱共坐預征具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

時亦有裴叔則羊祜後至

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

晉諸公贊曰羊

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

進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

康預晉書曰勗字公曾穎川潁陰人

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

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當疾勗諂諛

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後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

公車來嶠便登正向而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

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

而荀勗為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帔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

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公字伯倫司徒濤長

子也雅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而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

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

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

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

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

春秋曰維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維有節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維送御犧牛不充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喝死臺法甚重太守果奮召維與杖維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維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維都官從事數年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維酒禮使詣奮解維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贊曰維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鄰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

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

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鄰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

齊王為大司馬輔政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

施趙王倫篡位罔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遂為長沙王所誅

稽紹為侍中詰問咨事罔設宰會召葛旗齊王官屬名曰旗字

虛煥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罔敗見誅董艾

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綏汲令赴軍用艾領共論時宜旗等白罔稽侍中善於

右將軍王賈見誅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罔曰今日

共為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

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

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

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虛志於衆坐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瑛少子

卿尚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

人、世為冠族初領海昌魏志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瑛魏志

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

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瑛咸熙中為泰山太守字

千芻位士龍失色雲別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

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

知鬼子敢爾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

猶見一顰舉弓而射即中之顰倒而復起充逐之不

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

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耶得見貴

婿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

手迹使飲飲無辭崔即救內令女即莊嚴便充就東

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其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

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

養較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

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

慎於報切憊
腕為貫切驚
歎也

歎虎胡切氣
自息也

有一老婢問充得益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箸棺中今視卿益甚似得益本未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未間產父曰春煥温也願休強也即字温休温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箸績其後生植爲議者疑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忱爲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

進遂得免

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爲冠族父繇車騎掾沈歷太傅長史楊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

庾鼓

庾卿之不置王曰君

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

阮修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風俗通曰孝

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風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勾龍非土之祭也

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爲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伐樹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爲

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

有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爲鬼非也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

俗桓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一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

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

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太后字阿春

榮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

康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

中宗者納為夫人甚寵生簡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

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

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協周王既入始至階

頭帝逆遣傳詔曷使就東廂周侯未語即卻路下皆

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

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

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

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衷並非敬后

所生而謂衷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

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

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

封衷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撫典故

以何為實且從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曾

培薄回切
力狗切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

塿無松栢董猶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

栢大木也薰香草猶臭草

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玩已

措思亦切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

祖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為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

補主簿緊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

文虎庾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措字

會別見父忱侍中措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彪別

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于時

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鄒是世婚江家我顧

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永嘉流人名曰

人父衡博士東歷侍中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裒子

吏部尚書吳國內史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

文熊中興書曰布字石奴歷新婦猶有灰之遺去或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

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

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

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顛次弟也仕至中護

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

物顛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

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

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

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謨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

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

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

稟於勸緊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

言者失者常
藉根須

批普迷切推
也

討之奔至明且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刃下牀
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刃為辟
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
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眾坐稱
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
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
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

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
之威收羅賢儁辟充為
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逡
巡踈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
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眾人為之失色由
是忤意出為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
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

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
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騎郎蚤卒時為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
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
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
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

按明帝未即位顯已為
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
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

此王太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
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

剛愎王平子何在

顓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温太真為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顓相

見曰犬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顓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為此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為荆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搤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荆州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恒持王枕大將軍乃犒荆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王枕便持下林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鬪甚苦乃得上屋上又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

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

太真所說温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

温來救更書其戚温曰皇太子何以温曰

重問温太子何以稱佳温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

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

帝言於衆曰太子子道有虧温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

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

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顓長史

郝徽及左右文武勸顓避難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朝士請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

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隱晉書曰峻字于高長

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
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
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
白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
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
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橫
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
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
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
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

之責耶鍾曰下不悅鍾曰復言鄭當明復之文

救則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和子歸請死晉平公將
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賞相子
狄臣子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
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

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生吳豫章太守
父奔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
術為阜令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
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術因衆坐戲語

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

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田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

不習是血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重罪
也命也夫歌予和汝于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
人解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
甲罷

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鄭本曰鳩播穀也夏小
正曰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
時也善變而
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

靈鬼志謠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
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

峻碩猶據石頭潰
散而逃追斬之

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陽

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

升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踈賤不在顧命之

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

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

按王隱晉書蘇峻事
平陶侃欲將坦上用

為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吳郡
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坦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

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
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馬累遷尚書
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郡也

在御道逢匡術

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

為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

術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願嘗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

收之俚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

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

晉諸公贊
曰願字仲

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
名曰願領軍司馬願弟陶字叔真鄧粲晉紀曰初有
讚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虞代侃為荊州左遷侃廣
州侃文武距虞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莅廣州過

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叙則有惠於陶是梅陶非願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願曰梅仲真鄰明日願也

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

亦不留

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

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為元輔

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

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

成帝初崩于時嗣君

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冲幼

形位憂所

仲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讓傳登言何日用今所以力業為言之讓傳登

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

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

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

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

再隆者冰之勲也臣無與焉

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

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

江曰恐不得爾

徐廣晉紀曰江彪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弈為中興之冠累遷尚

書左僕射

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

此年少非唯園棊見勝

范汪棊品曰彪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庾相問訊甚至為

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

寧家之術廼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

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

榘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中與

書曰温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温使君鬪戰者以温為將也栢甚有恨容劉

真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

平喻宿昔昔嘗與元月二帝王更二公同定高逸汝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已見江虜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

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

何得擬我江聞而止按王處之別傳曰處之從伯導謂處之曰選曹舉汝為尚書郎

中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

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

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

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常以謂人之處世當先

當固執其貞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咨

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此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載話言曰誦心悲

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

至於此道恩庾羲小字徐廣晉紀曰羲字叔和太和亮第三子按尚率到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文簡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

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

真癡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為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

喬豫州刺史父撫諱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頗以剛直見踈嘗聽記簡

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言

宣武亦無怪色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

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

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之司州陶胡奴為烏程令胡

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祕書監何法盛以為第九子

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荅語王脩齡若飢自當

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

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遯疾而去至

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頽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為會稽

乃嘆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

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栢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栢公

頸栢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

可以形色加人不温別傳曰温有豪邁風氣也

栢公問栢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

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鍾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梧省率為王東

劉惔所知累遷豫州野答曰故當出於難已耳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

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舍字君章桂陽東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

馬後寓湘境故為栢陽人舍臨海太守彦曾孫榮陽太守綏少子也栢宣武辟為別駕以官解誼擾於城

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栢公嘗謂衆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

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見諸謝皆富貴轟隱

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

王文度為栢公長史時栢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

王坦之王 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鄰上

述並已見 末度因言栢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鄰曰惡

見文度已復癡畏栢温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

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栢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

不肯耳後栢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懼娶栢温第二女字伯子仲

與書曰惟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栲蒲見有勝負因曰南

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

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廼曰此郎亦管

中窺豹時見一狂子敬慎目曰袁術術奉青丘鬼刑

王坦之遂拂衣而去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

栢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後綏為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

取以為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

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

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

關中侯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

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

殿何若昔魏朝肅誕諸人亦自為也王曰魏昨所以

不長謝以為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為萬代

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

子弟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肯正

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

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

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散小字也

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影僕射並以義正器

素知名當世散歷位內外簡退箸稱歷黃門侍郎驃

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

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和便使酌與王次西

因得自解去才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散即湘

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荅曰風流秀出臣不如

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宋

爽為黃門郎距之日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

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

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為哀帝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

史後為建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嘗張

武將軍

因正坐歛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

警留之遂不肯往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蓋

即竊殊也生沈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

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

請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

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長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

風化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墓江表

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

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

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

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

間孔子曰延陵季子與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

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

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祖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

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

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而喪

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

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

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邊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

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

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

於是豁情散

于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於是豁情散

哀顏色自若

稽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

終曰來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

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滯

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搆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

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

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眾也今不誅康

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

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

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

身時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

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栢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觀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

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荅曰樹在道邊而多

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童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

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

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

或姓名而異之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

不受厚報其書

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

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為議

非祖患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為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

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

晉諸公贊曰楷息瓚取楊駿女駿誅以相

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

秋曰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族人大怒使舉標擗其面

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

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王夷甫蓋自謂風神

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

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

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人圍碁馥司馬

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

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

得顏色不異荅曰直是闇當故耳

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闇將故耳

劉慶孫在大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

後大傅司馬元超也

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

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輿字康孫中山

陽王虓所暱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八

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

之操為中外所歸太傅於衆坐中間庾庾時頽然已

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故可有兩

姿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

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

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荅已欲以分謗王不為

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

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

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

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

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

可全君雅志裴頠

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

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

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冊陽記曰烏衣之起吳

初立琅邪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

表雅隆曰
兩姿兩倍
如詩多
車

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遥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

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

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

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

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遥集陳留人咸第二

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

刺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去盡餘兩小籠

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

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曠於是勝

負始分手別傳曰孚風韻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被遇遊宴

聚略無不同許氏譜曰璩祖璩字子良永興長父璩

字李顯烏程令璩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

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

哈臺大軒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字

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驥驥也必與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

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直嘗

隱慢但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

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宋太

六年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

小字也

遇害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佐名

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

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為潮

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詳當送客過浙

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

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儵父來寄亭中晉陽

州人以為儵有尊貴客擁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儵父

欲食麩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

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

下脩刺請公更宰殺為饌且於公前鞭達亭吏欲以

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鄉太傳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

鄉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鄉曰王家諸郎

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有一郎在東牀上

坦腹卧如不聞鄉公云正此好也之乃是逸少因嫁

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

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曼

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豐陽平太守曼類縱

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水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

陽尹為蘇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

峻所害

吳六

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率明帝東宮僚屬

太山人文字志曰甫父坦車臨其清儉贈大鳴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

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

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

日火積三日火車四日火軍五日火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

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和

覓蟲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

丞相曰唯州吏中有一令僕才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

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

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衆廼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

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

盛興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

翼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

馬墮地意色自若

譜曰翼娶高平

劉綏女字靜女

軍武相與簡文太宰

武陵王晞

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

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

然清恬軍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

續晉陽秋曰帝性温

深雅有局鎮嘗與相温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

温密勅令無因鳴角鼓諫部伍並驚馳温陽駭異晞

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温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温服憚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劭薈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

甫馬相温稱為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薈字

正值收凌希家

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

忌之諷亮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人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

陽希自家暨陽及温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遂延欲去召暨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不自安

以劭為優

相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

續

陽秋曰超謂温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

結温亦深相器重故潜謀密計莫不預焉

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

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

軍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

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

中興書曰安元

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其游處出則風起浪

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

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喧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

安晉

帝紀曰簡文帝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楚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

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

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

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

任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

之王入失曆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

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於莊之心頓盡命

部左右從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

判優劣

謝文傳與王文度共詣桓超曰吁未得前王便欲去

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超得寵桓溫專殺生之威

末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東帝所迎游京色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

時賢並送於徇虜亭冊陽記曰大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為名蔡子

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素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弟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

史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

謝在焉因合禡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道人柎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園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米食修學為慕容俊所逼乃往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

晉百官名曰謝安字安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

祖端散騎常侍父胤丞相主簿本傳曰奉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誦太傅欲

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宅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大內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

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晉安帝紀

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為劉東夷所知名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

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

舉止不異於常

續晉易曰初符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乃命駕出墅與兄子

圍碁夜還乃處分少曰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
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符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
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末爲前鋒都督
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偽
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綉
萬端牛馬驢騾駝十萬頭匹

王于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于猷遽走避不

惶取履音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

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

易秋曰猷之雖不脩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符堅遊見堅別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

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王珉謝玄並已見曾

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州故云使君

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壽張味亦父安曾爲吳興玄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

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

地爲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

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

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

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

曰勳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
常稱王掾必爲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後唐晉紀曰泰元二
粉絮東南行經須女至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
聞長星也且漢末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
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大丈無常也此星
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
關天子世說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柸屬星云長星勸爾
一柸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晉慢戲之流文士傳曰曾

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
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為東氏哲博學
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
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晉書曰此明帝顯
節陵中策文也檢教果然曾為楚賦諸文康甚以為
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中函中出之

王讀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
以如意帖之而已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羊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益壽謝混

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肅來王肅已見齊王

曹曰深字叔和恭次弟尚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

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眴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謝

與王叙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

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

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

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
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
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本宗

人少治體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求嚴明有才略
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為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
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
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在君乎按世
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
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常問許子將我何如
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
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

可於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
為一方之主謂之賓客禮恭私謂王粲司馬老曰

劉公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
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颺更僕玄並求傳設交而設終不許魏略曰

本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為中
書郎以與李膺等為乎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
為人好貨賦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為之語曰
以官易富鄧玄茂何也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

誅諸人乃因荀彧說合之謂設曰更僕木初一時之

傑士虛心於予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

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爾相如所以下康頗也

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康頗右頗怒欲辱
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
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康將軍哉顧秦
溫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

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復私讐也頗聞謝罪傳曰東侯木初志大心勞生

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

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

前多言多釁始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

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博

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堂鬻聲名以

求交於故友不納也晏友人荀爽有清識遠志猶勸晏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脩文親自臨幸悉

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

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公乃天下

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與兵示天下以大安於吳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

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

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傳名言也

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

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狡虜剋起

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嘆濤瞻瞻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特

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

聲目射

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

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弼羊祜曰亂天

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又有簡書將免官

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

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

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

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

當朝世人莫敢稱羊祜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

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

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

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

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

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不勤不知書不勤傳曰勤字世龍山黨武鄉人匈奴

山東與平原在平人師歡家庸耳恒聞鼓角鞞鐸之

音勤私異之初勤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

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

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

手不能書
目不識字

諫廼曰賴有此耳鄧粲晉紀曰勤手不能書目不識

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

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

以為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衛玠年五歲神矜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

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玠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

式子仕至太保為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

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

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疆果有餘虞預晉書曰

平原人魏太尉叡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

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

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

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

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

機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

王問辟為車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

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

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

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府以軼

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

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興

依避難過江與顧川有通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

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譽

氏儒雅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

苟葛清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

曰丞相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厠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諸

公贊曰王素字眉子東南子也東海王越辟

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

游社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
雲露平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

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晉百官名曰南

字世英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器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

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

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

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

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後何憂周嵩起長跪

而立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

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

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謀

也三周並已見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涇州王舍欲

投王舒舒為荊州令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涇州云

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字朱期舍子

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

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愍惻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瑯

刑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待中從兄敦下石

頭害周伯仁彬與韻素善往哭其戶甚慟既而見敦

甚怪其有慘容而問之荅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

敦曰：作任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之上，有何罪因數敦，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抗，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荊州守，文豈能作

意表行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舍父子于江，王

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為比中郎將，荊州刺史，尚書

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彬聞應當討，蘇嶼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

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舍之投舒，舒

父子赴水死，昔郭寄賣友，見譏况，敗兄弟以求安，寄非人矣。

武昌王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

鑒，能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比不

庾云：卿自求之，褚甲味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

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

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剛人，曾祖父宋吳司空，

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

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

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語第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

勸學從事，大傅褚亮有器識，亮正旦大會，哀問亮聞

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哀歷觀久之，

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嘉哀得嘉奇，嘉為哀

所得，乃益器之後，為征西，相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

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嘉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續晉書曰：戴安道善圖畫窮巧丹青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任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

有确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

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淵

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采芝小字也。庾氏譜曰：采芝字仲士。

翼弟二子中興書曰：采芝有父翼風相溫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其不從命

未知所遣乃議其用相溫劉尹曰使尹去必能克定

西楚然恐不可復制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親則道恩優將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相溫為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相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惔所筭也。

相小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

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

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士

宕，蒲博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壽即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代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衆寡

共九行書卷之十一

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真指成都李壽面縛
林曰劉尹見布小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
何不焦頭及伐
蜀故有北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案者必出既與人同樂亦

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踈略常節每畜女妓攜持遊肆也

都超與謝亦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

虎視淮陰矣車頻秦書曰符堅字永昌武都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許稱識文改曰符言已

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

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不處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

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即此官街小兒

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

曰此兒有王霸相不亂伯父健及父健西入關律

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不頭為龍驤將軍有頭堅小

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

攻下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

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

于時朝議遣

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

嘗與共在柯軍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

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

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氏賊

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

事中書郎都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
負其
舉

韓康伯與謝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
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玄聞

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

不復相士期生齊人太傅東之孫秘書監韶之子太傅

見其少時嘆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

與康中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爲恭帝皇后

都超與傳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

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傳亮

兄弟也傳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

至五兵尚書贈太常血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太后都來拜墓恭父蘊王

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

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

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惟與恭爲王緒所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

難置郡于酆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

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

胤長又爲栢電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

尚書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爲郡主簿

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

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

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

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拒温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
治中允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流
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犬傳謝公遊集之日
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愷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

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

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

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

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

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

此任仲堪此舉適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

代王愷為荊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

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為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汝南先賢

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明高才立非陳仲舉

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用子居者真治

國之器也為太山太守甚惠政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

用請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

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

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瓜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

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

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聞甚寶重之

世目李无禮謾謾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鷹嶽時

稱曰穎川李府君額頤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

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鸞鸞如行松栢之下

謝平微見許平將兄弟曰平與之淵有二龍焉見許

平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平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

忠譽則陳仲舉之匹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

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平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與之

淵有二龍任為豫章從事許平與之體尚

高潔雅正寬亮謝平微見平兄弟嘆曰若許平政者

餘國之器也平與之聲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平與

而撫解稱勳自以為不及也釋褐為郡功曹黠姦發

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勳字子

將平弟也山時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平微高才遠

識見勳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勳拔棊

于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

郭平於小吏虞陟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勳高名召

功曹時乘紹以公族為漢陽長棄官還副軍從騎將

人郡界乃歎曰許平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與服屨

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伐惡退不肖范孟

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

傳之風

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為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自

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為黨事見誅

公孫度曰那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

也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那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州虛人少孤數歲

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允得學者

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

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

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

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為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

落曰移比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

鍾士季目王安豐曰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士季

魏王辟祭酒累遷

中白鶴兆鴉鷄之網所能羅也

五官中郎長史

少清明曉悟

謂裴公之談經裴公已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

於鍾會會曰裴裴公已見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

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

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

季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晉陽

戎為兒童

鍾會異之秋曰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

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

元公配

裴令公曰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

自敬禮記曰周禮謂魯來公曰宗廟一曰如入宗廟

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

傅蘭碩江膺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

深遠玄會

羊公還洛郭弈為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弈字泰業大

才望歷雍州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嘆曰

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

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

刺史尚書

以出境免官復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顏乎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

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人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半長和父繇與太傅祐同堂相善任至車騎掾蚤卒

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譜曰繇字堪南太山人祖

繇歷車騎掾娶樂國禎女祐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

宛若成人廼嘆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鈞不能移

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嘗欲哀樂至到過

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尚議為散騎侍郎山濤舉為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粲見之心醉不覺嘆曰鮮音好

酒以卒山濤啓書曰吏部郎史唯出處欲當選濤薦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

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已多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

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儔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

迹外之意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

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謀侍中武闕

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未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已知人多此類

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於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无夏目裴主曰戎尚約楷清通虞預晉書曰武

人父周翽光祿大夫及二弟歆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兵多少時同部

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國十
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國十
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

大厦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

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

物名上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

見如此人當可活不羨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路

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温而已後軒

近事谷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伊

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

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

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季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

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

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

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

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

為癡唯父祖異焉祖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林

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為頗曾看不湛笑曰

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

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嘆不能測濟注好馬而

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獸然力

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鞍
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
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
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偽識
乃爾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

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
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

以荅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
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

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嘆服其德宇
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

欲以我處季孟之間平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无任
城人幼孤為外氏審家所養審氏起宅相者曰當出
貴甥外祖母意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

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
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
殆盡其妙毓嘆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

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
袖也遷侍中司徒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頗理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

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
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

年十三作鷗鳥水種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
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
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
歸命世祖補臺郎建忠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

龍理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
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
之寶不匱
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荅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
時之儁又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
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
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

龍鴻鵠之乘回懸鼓之待槌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
刺史周俊書曰一日侍

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
奉教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張字士
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
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
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又也朱子
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

筆為鉏耒

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
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

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

幙行仁義為室宇脩道德為廣宅按蔡所論士十
人無陸機兄弟

無凡此諸君
以下為蓋之

人間王夷甫山崖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

合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字冲嘏

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真長祖也

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即將宏歷秘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漢少以清議為名與王夷甫

友善並好以人倫為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為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讚劉亦

妻武周女生粹洛中錚錚馮惠卿名孫是播子

宏漢非王氏甥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大宗正生孫入王故事曰孫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宜蚤歷清職仕至侍中為長沙

王所害孫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

時稱傑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

隸校尉順字曼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

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

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

霧覩青天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

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

王大尉曰見裴今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也

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

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生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水鏡

王夷甫自嘆我樂今談未嘗不覺我言為樂廣善以約言以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甫光祿大夫裴則能清言常曰與樂今言覺至吾等皆煩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敞嘗稱之每曰郭子玄

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為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敦謂

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大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荅曰

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入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

汗人太傅疑而禦之與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殺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悉之

是時軍國多事會諸事自滄海以下皆不知其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不悉

於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

滔以博學為名裴邈疆一方正皆為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長才潘清才也



